

全家助考

■谭倩倩

半年前，一纸调整改革的命令，让爱人随部队移防到了距家100多公里外的新单位，我们一家又开始了两地分居的模式。

几个月没见到爸爸的航航吵着要去看他，我便决定带着孩子前往新驻地探营。虽然大包小包地给军哥准备了很多生活必需品，但我一点儿也不发愁怎么带。与以往不同，这次可不用我肩扛手提外带抱娃地赶长途车，而是轻轻松松、自在自在地开车去。因为——我已经是持有驾照的人了！

时钟倒拨一年前。两岁多大的航航经常生病，半夜高烧是家常便饭，我一个人抱着航航急匆匆打车去医院，就成了生活常态。

有一次，我抱着发烧的儿子走了很长的路才坐上出租车。司机师傅问：“孩子他爸呢？”“他爸是当兵的，到外地执行任务去了……”听我这样回答，师傅感慨地说：“军嫂真不容易啊！你为啥不买辆小车，考个驾照，再遇到急事，自己开着车就办了，省得受这份罪！”

师傅的一番话让我下定决心——考驾照。对此，家里人很支持。白天，爸妈帮我照看航航，军哥也给了我诸如“休假时一起带着家人自驾游”的精神激励。

经过1个星期的理论知识复习，我满分通过科目一的考核，信心瞬间爆棚，觉得学驾照也不过如此的傲娇心理，不知不觉中滋长了出来。

可科目二“半坡起步”很快便“打”了我的脸。我越紧张越焦躁，油门和离合就越配合不好，屡屡熄火溜车。电话里，我向军哥发泄带撒娇，军哥总劝我一定要放平心态。

一个半月后，我终于摸着了门道，几次模拟考核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可真正考核的时候，我居然一连五次因为紧张而“败走麦城”。

为什么平时训练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考试时却“洋相百出”？为什么别人轻轻松松就能过关，我却是屡战屡败？心情跌到低谷的我，一个人躲在驾校楼梯口，眼泪夺眶而出。

这时，军哥的电话打进来。虽然我极力忍着啜泣，可还是被他细心的他听了出来。“媳妇儿，记住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前段时间，军哥休假回家了，正好有时间陪我从头再来。他帮我分析操控的问题和原因，还陪我多练习，增强信心。有他在，我的状态出奇地好。

考核再次来临，我轻松上阵，最终以90分的成绩成功过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驾照顺利到手！

驾考生涯到此结束，人生感触纷沓而来。虽然我考试过关慢，学时比别人久，但技术在不断的沉淀中变得扎实。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有家人的鼓励和支持，我都会微笑面对。如今，带着儿子自驾游去看他，也是我当军嫂的一件乐事儿！



扫码阅读更精彩

愿这世界不再升起狼烟

■戴墨



2015年5月22日，即将登机回国的第二批赴马里维和的工兵分队战士管泰然，与刚下飞机的第三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的姑姑管付岩在巴马科机场巧遇。姑侄接力维和，成为维和部队的一段佳话。

白云天撰

啥出息，要有大局观念。没有军人奉献精神，就没有国家安宁。国不宁，个人小家庭的幸福浪漫都是零。爷爷知道你写天分，但男子汉大丈夫还是先握紧枪杆子，再拿好笔杆子。别嫌爷爷啰嗦，爷爷是为你选择当兵高兴，你奶奶在天之灵肯定也觉得欣慰啊！”

管泰然恍然大悟，为什么当他第一次敬下那个庄严的军礼时，总感觉举起的那只手臂灌注着巨大的力量。从爷爷奶奶到父亲再到他，也许这就是一家三代生生不息的血脉传承吧。

那年，团队要组建工兵分队赴地撒哈拉沙漠腹地的马里参加维和任务。在父亲的鼓励下，管泰然向连队递交了“请战书”。连长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可是‘三代独苗’啊！”他大声报告：“下士管泰然正是带着祖孙三代人的梦想出征！”

管泰然至今记得，那次出征前，父

亲曾带他去给老参谋长关喜志扫墓。抚摸着老战友的墓碑，父亲说：“喜志，我们有接班人了……”声音几度哽咽沙哑。走出墓园的路上，一向严肃的父亲突然将管泰然一把抱住，不顾他的身量早已超出自己半头。

以前对爷爷和父亲这种打铁般的浇灌，管泰然并不以为然。可是，在战火、高温、贫困和“埃博拉”一起倾轧下的马里，他慢慢嚼出了味道。“孝悌忠义”“家国天下”这些曾听就过去了的词，竟也满复活，不知是不是受了尼日尔河的影响。

其实，让管泰然真正读懂这些的，还有一个人——他的好哥们、好战友申亮亮。两人同是工兵分队赴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队员，只是管泰然比申亮亮早了一批。当年泰然出征时，曾对不无遗憾的亮亮说，我先去“蹉跎路”，等你养好脚伤再上。两人击掌为定。谁知，当泰然从马里卸下征尘回国，奔赴维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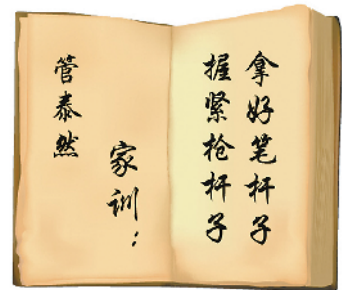
战场的亮亮却在1个星期后牺牲在了哨位上。一想到亮亮牺牲的那个哨位，也是自己曾经持枪站立的地方，管泰然的心底就无声咽下一阵难过。

维和官兵随身的背囊里，都藏有一张自己的小照片。照片的背面，是他们大写的姓名。自从亮亮牺牲的照片被祖国放大，管泰然突然觉得，此时他活着的意义已经不再独属于他自己和自己的小家。从中国吉林到西非大漠，中国维和官兵头顶的蓝盔早已穿越了整个苍穹。

参加维和的那240多个日夜里，管泰然很忙。他和他的蓝盔战友要站哨，要架板房，要拉给养，要政治学习，要迎检考核，要呵护沙漠营区中仅有的一块菜地，要进行种种防护演练、抵御恐怖分子袭击……每天的马里晚9点，也就是国内的凌晨3点，他和家人总是准时聚在QQ里互报平安。70多岁的爷爷为了看孙子QQ空间里的“维和日记”，硬是学会了上网。而总说自己五音不全的父亲竟然学会了《鸿雁》，时不时就爱唱给管泰然听。在那样万籁俱寂的夜晚，爷爷、父亲和母亲的QQ头像，就像三盏不灭的小桔灯，共同温暖着远在马里的他。

“握紧枪杆子，再拿好笔杆子。”在马里，管泰然没有忘记爷爷对他的勉励。他希望浪漫的撒哈拉重拾浪漫，他渴望他坚守的这个国度不再升起狼烟。于是，他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

“8个月，240个昼夜，5760多个小时，分分秒秒的酷热，汗水；蚊虫，各种流行性疾病；战乱，零零落落的枪声。我不想告诉你，一个中国士兵的眼睛，



他在马里加奥任务区，只看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景象。他还想让你感受到有痛苦的地方，也会生长美丽和希望……”

正是因这份行走在战乱中的“文字的礼敬”与“蓝盔的温情”，管泰然“火”了。他撰写的“一个90后士兵的维和日记”被国内30多家网站和主流媒体转发，更被中国驻马里大使夸赞“很有思想，很了不起”，世界由此读到了一个大国士兵的情怀与担当。

更让管泰然没想到的是，在210医院当护士长的姑姑深受他“维和日记”的感染，毅然申请加入维和医疗分队，与申亮亮所在工兵分队同批飞往马里。一对至亲，相逢于国际维和战场。姑姑见到管泰然的那一刻激动地说：“大侄子，我来接你的班啦！”

5月15日，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家庭日”。巧合的是，这一天是管泰然的生日。今年的这一天，是管泰然奶奶逝去6周年的忌日。晚上，管泰然梦到奶奶了。奶奶戴着老花镜，笑盈盈地抚摸着联合国颁发给管泰然的“国际维和二级勋章”，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是在为他的青春颁奖。

而管泰然的获奖感言正如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在这躁动不安的撒哈拉腹地，只有一顶一顶的中国蓝盔，如同平安的音符，涌动在时空交错的行板上。也许许多年后，它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册页，也许，它仅仅是我们家族故事中的一个不被演绎的寻常夜歌。它是此岸与彼岸，是一条河流与另一条河流……而我和我们，只为这个世界不再生长炮火与狼烟。”

家风立家训

家庭秀

音符裹挟着情深几许，在心间缓缓流淌，卷起别样的浪漫。

你眼中幸福的光芒，萦绕曲的温柔、爱的呼唤，是我心之所向。

谁说军人不懂浪漫？听一曲衷肠作特别的告白——520！

近日，新疆军区某师干部张凤利用休息时间，带妻儿来到军营“音悦小屋”唱K，借此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浓浓爱意和深深感谢。

■夏董财/文 伍志刚/图



璇姐私聊

孝顺，不只是一碗汤的距离

璇姐好：

我是家中独子，家乡退休的父母虽然年近，但健康开明，让远在部队的一直很省心。可最近，他们的一个决定却让我倍感闹心。不知为啥，二老突然提出要和我几个老朋友一起搭伴住养老院，我怎么劝都没用，搞得很不愉快。参军这些年，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的确少之又少，几次把他们接到身边尽孝，也总是因故土难离而短暂作罢。俗话说养儿防老，这把年头的父母送进养老院的心理关，我该怎么过？

第80集团军某旅副教导员 老金

老金：

这件事让你“闹心”的根源，你想清楚了吗？做儿女的，不支持父母去养老院，一定有担心他们在那里究竟能否过得好的原因，但是否也有怕别人给自己扣一顶“不孝”帽子的心理作祟呢？如果只是顾虑“人言”，否定父母的选择，这种任性的想法确实不应该。

对养老院的担心，你大可加以调查。如今，有许多资质和硬件上乘的养老院。在那里老人们既有专业的医生保障健康，又有志同道合的老友相伴玩乐，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养老模式。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穿在脚上的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只要父母是理性的选择，而非一时冲动，正视并满足他们真实的内心需求，才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

与其纠结于心中的那道“坎”，你不妨想想如何给父母更多的关爱。经常和他们视频聊天、多安排家庭出游，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无需给自己太多心理压力，要知道，对父母的孝顺，不只是陪在身边，保持“一碗汤”的距离，更多的是要有足够的爱与尊重，那才是心贴心的零距离。

两情相悦

我是你“亲爱的——家属”

■任瑞娟

和渠道可以离开这里，到条件好的部队去。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这里需要部队，就必须有人坚守。但是，人就有情，就有牵挂。如果，咱们整天唧唧我我，将‘亲爱的’叫得满天飞，那会勾起多少兄弟的乡愁？会影响军心的。”他说。

“你真应该去干政工，好了，你说服我了。”但她接着来了句：“你也是我的家属哦！”

“好好好！我也是你的家属！”他笑着捏了一下她的鼻子。湘南的冬天非常寒冷，雨和雪轮番飘洒，不经意间，一层薄薄的冰就会在路面上闪闪发光。

一个雪后的晴天，她下班回家，看到邻居、刚随军的家属云芳正在院子里用搓衣板搓洗衣服。大盆周围是大大小小装满了水的盆和锅，因为营区是定时供水供电。

她刚想和云芳打招呼，屋子里突然传来婴儿的哭声，云芳急忙站起来，她也跟着进了屋。床上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正手舞足蹈地挣扎哭喊，柔嫩漂亮的

小脸憋得通红。云芳急忙伸出双手抱起孩子，她发现，云芳的双手就像烤熟的面包一样又红又肿，显然是生了冻疮。

得知云芳是从南京随军来的，她纳闷地问：“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到这里来吃苦呢？”云芳却不介意地笑着说：“家属嘛，就是要把一家人归属在一个频率上。为了让老公放心飞行，我就来了。”

“家属”这个词儿还会有这样的解释，她感到新鲜的同时，心里涌出了一份感动。是啊，自己不就是从遥远的家乡调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来了吗？连绵的丘陵深处，机场格外辽阔。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工作中，她对“家属”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但心里仍忘不了他那声温情浪漫的“亲爱的”。

骄阳似火，又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她写了张纸条，让准备进场保障飞行的卫生员小伟带给他。

“你要亲手交给大队长，如果他问是谁写的纸条，你就这么说……”

中午，空勤灶把饭菜送到机场，飞完起落的飞行员们被大巴车接到了塔台用餐。

“报告大队长，有人送了张纸条给您。”小伟找到他。

他甩掉头盔上的汗，把手在满是汗碱的蓝色飞行服上擦了一下，接过纸条：“谁写的？”

“报告大队长，她说是您亲爱的家属。”小伟大声喊了出来。

正准备就餐的官兵们瞬间安静了下来，接着就爆发出了哄堂大笑。“亲爱的——家属！”有人故意做了个停顿。她本来就已通红的脸更红了。

飞行结束，他推开家门，边挥舞着纸条边喊：“亲爱的——家属，我回来了！”她正一手捧着书，一手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腹部进行胎教。他凑到了她跟前，在她脸上响亮地“啵”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我累得都懒得洗手了？”他笑眯眯地问。“别忘了，我是你亲爱的家属哦！”她仰起头，得意地晃了晃脑袋。纸条上写着：饭前洗手，勿忘！